







天游雜藁卷之三

翰林侍

讀學士錫山王達達善述

門生南平知縣門人胡濱

門生雯亭

程厚編集

讚九八篇

留侯讚

莊生曰嗜欲深者天機淺夫莊生之言固多幻妄不可憑據至若斯言誠萬世之公論也何則君子立身行己不可有一念嗜慾之私苟於此而不決不能取信於妻子况朋友乎不能取信於朋友况君臣之間乎而欲成事業於天下後世難矣子房五世相韓又已滅奮其氣於博浪沙中有鯨曰過之亦未必出於私也逮夫破咸陽燒棧道定群志安太子其雄材偉



器用成四百年之漢祚者由其取信於人而君臣之相得也當其叟業已成之時何富貴之不崇何心志之不遂何子孫之是慮顧乃沛然而退蕭然而居後赤子遊者寧無所見哉厥後韓信夷三族蕭何下廷尉豈非功名鼎盛之際造物者其或忌之乎譬若風恬日霽放舟滄浪之上肆目諸山披露翠脊往來夷猶孰不以快耶一旦風濤薦怒檣傾檣摧壑身蛟窟之腹悔斯晚矣況子房昔日之出非爲富貴也爲韓也非爲子孫也爲韓也韓既報事既成天下已定獨役又於勢位隆赫之秋夫豈本心哉嗚呼此子房之所以高也大抵子房嗜慾淺而天機深得失明而去就潔人皆以爲難而子房以爲易人皆繼眷而不決子房則勇斷而有餘叟業雖雜於黃老去就實同於

聖人故先賢論子房有儒者之風余因仰其風而爲之讚曰

嗟古志士孰不願申履盛思危訖今幾人憺守留侯義激寰宇一計弗就廼投漢主計聽言從靖天下亂決勝運籌遂成炎漢稱爲三傑夫豈偶言功雖赫矣心則澹然彼何與信聿本同塗一戮一繫詎不險乎人生世間所累者慾繫焉自卑奚禍奚福萬金之資爲韓報仇斯事既畢曷不自謀赤松何存辟穀何道退不勇决迹未全掃清風洒又太空寥又萬古之下孰踵其高

董仲舒讚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才雖伊呂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子歆以爲董仲舒師友淵源



猶未及處遊夏而曰莞宴弗及伊呂不加過矣嗚呼  
歎豈知言者哉當秦嬴滅學之後六經離拆學者無  
所宗主才之高者不失於黃老之說則失於申韓之  
談曾有若先生傑然以聖人之道明於當時者耶自  
孟子後天下所趨者利害也先生則曰正其誼不謀  
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即孟子何必曰利有仁義  
之謂也自孟子後人心所尚者智力也先生則曰正  
心修身為治國平天下之具此即孟子君正莫不正  
之謂也至若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易之說其見理  
之明豈在伊呂之下哉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  
實其致治之大法亦豈在伊呂之下哉但所遇非其  
主耳苟使武帝如殷周之賢君吾未能見其果不能  
為伊呂之叟業也柰武帝利慾之心不能勝其中正

之說是以其事止於是然六經由先生而益章百家  
由先生而罷黜其所施所見夫豈莞宴之敢彷彿哉  
大抵論之人不必以事業觀當以學問取先儒論孟  
子不在禹下正以其說有功於世教也又論先生不  
在孟子下且以傳說比之亦豈非有功於世教乎或  
有譏其昧於災變竊以為甚矣乃為之議之

惟昔夏禹力疏橫流窮天亘地萬古之麻遠夫  
姬末仁義道榛適生孟軻孔道以申既彼秦嬴  
式愚黔庶經籍無餘人心益圯當此之際亦豈  
惜又不有先生孰觀其源上誼薄利崇道尚功  
正脩治平乃歸後躬道之本源發所未發上遵  
孔孟下開程學先生之言與雅弘深俾或有遇  
伊呂其心夫何漢武內外不符陽諾其言陰已



賓諸公孫曲學疾固宜欲為世儒習則鄙而其  
資薄又其術詭又贊我鳴獸嗚呼懿哉

嚴子陵讚

先生之賢范希文論之詳矣世之好奇者往又謂先  
生長道忘返有廢於明教是豈不亦狂於先生哉當  
王莽亂天下人心已昧庶耻已喪風教已弛常既以  
聖亦符乘六龍登皇極之位不於此而用心於何而  
用心先生自料受其事而任其責詎若遂志而全交  
宗其爵而局其迹詎若靜已以鎮躁蓋遂志全交則  
光武之德為無損靜已鎮躁則庶耻之風為可與中  
是拂衣而歸焉吾想當時望之者豈不曰彼為天子  
故舊若此親厚若此而尤不愛富貴若此則竊名譽  
祿躁競之心為之沮矣是故東漢之末忠臣志士節

然而興起者先生有以垂之也然則先生豈不大有  
益於明教耶天顧金曳綬人所望也高車駟馬人所  
願也得天子為故人且親厚尤人之所大欲者先生  
視之不以動其中則天下何物而可加先生之志哉  
余故高先生之風申希文之歌為之讚曰

猗歟先生天子故人握手談笑四海知春足加  
帝腹焉知勢臨天自動耳一何心拂衣歸來迺  
棲西樂俯仰乾坤何愧何忤釣臺千尺清風萬  
古坐對江山一竿秋雨既非長沮又非接輿泊  
然無愆與天為徒庶取日明風殺日起一點此  
心報漢天子

徐孺子讚

漱之一卦二陰進於下四陽退于上君子遠去小人



浸長之時也然六爻之中無所事者獨上九一爻而已蓋上九乾健剛斷逾愈安既無所係又無所累寬綽而有餘裕者故曰無不利夫遯而謂之無不利則君子之能處遯也可見矣當永興延禧之末君非中材政非一塗賞罰予奪者黃門也妬賢賊良者黃門也出入內外衆所畏懼者黃門也諸君子苟不能叶規同力以輔王室則宜修身恭默以避禍患顧乃各相標榜鳴又唯黃於唇吻之間如之何而無禍哉雖曰內豎抵牾勢結害賢而蠹國亦諸賢有以召之耳嗚呼盡善盡美而能於處遯者其惟徐孺子乎孺自食其力遠避權勢陳蕃欲見孺子一謁而退黃瓊貴盛不復與通瓊卒負罪程徒步祭之而去然亦不通其姓字也郭林宗俾茅容輕騎追之間以國事不答獨

與容語稼穡吏謂容曰為我謝林宗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柄又不韋寧處厥後黨禍鼎沸毒及朋友士類賦滅而孺子獨安此論之豈非盡善盡美而能於處遯哉史氏論林宗明哲保身申屠蟠見幾而作若孺子可謂燕而有之矣乃為之讚曰

滄溟有龍取鉅莫倫性雖至健迴能屈伸南州孺子蹟高符僭其猶龍耶變化無滯彼皆鳴又古代斧鉞此獨瘖又既明且哲彼皆燼又互崇聲聞此獨卑又遯世無悶鳴又者禍熾又者災是孰召之悲夫恤哉古之君子知風知微賢哉孺子嗚呼庶幾

武侯讚

有天下之豪傑然後識天下之豪傑苟或心所有不



同識所有不合出處事業有所不類則雖伊尹之賢  
不過一耕夫耳是故晏子雖貧不識孔子被褐懷玉  
之士終身而無所遇者詎非知己之寡哉孔明臥隆  
中恒以管樂自此時人莫或許之夫以孔明之正大  
固管樂不足比者而其恒自比焉不過慕其功而重  
於復漢耳時人猶不許之則豪傑之士而豈庸者  
之所知乎獨先主聞元宣一言遽三顧而聘之則先  
主有以識孔明矣又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出者觀先  
主之誠何如也既誠矣由是明漢賊定王業勸先主  
圖荊州據漢沔盡南海聯吳會通巴蜀以為用武之  
地焉厥後祁山一行則三郡叛應關中震懼當是時  
俾馬慶循守節度不失其宜安知不直抵關中以復  
大業哉奈天運見厄中道不成渭之南死乃出於

之所不及非司馬懿所能得而斃之也嗚呼此後七  
豪傑忠義之士所以慷慨激烈深嗟而痛之也欽史  
稱孔明撫百姓示軌儀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  
道此固信然又謂臨機應變將畧非其所長噫又安  
知孔明哉九曹孟德司馬懿所為者是皆陰賊狙詐  
不顧禮義而為之者夫不顧禮義而為之乃孔明之  
所深耻而不言者也孰肯効而為之耶大抵孔明出  
處似伊尹用兵合大義不急近功不務小利不詭衆  
而自欺更固有未純而不失王者心誠非管樂比也  
況曹孟德司馬懿之輩哉程子論曰武侯有王佐才  
誠知言矣乃為之讚曰

夫產豪傑固非偶然苟由辯之惟賢羨哉武侯  
龍驤虎視一起隆中合夫大義漢祚崩摧鬼賊



用奸君臣感激義膽忠肝不格近利不急近功王者之心藹然春融彼狐媚者盞錢掩耳彼以為安公以為耻不知公者成敗論公青天白日用表厥忠

陶弘景讚

士之善於觀人者往之不於其迹之所已為而必原其心之所隱微者而觀為惟能原夫心之隱微者而觀之則其為人者昭矣彼泥其迹之顯然者而觀之夫豈得容偽於其間哉吾於齊梁之際得一士焉陶公弘景公生而有異四五歲即知思歎畫灰以為書甫長讀書萬卷以一更不知為之恥齊高帝作相用為諸王侍讀彼時雖在朱門閉影息交不外物接求明間掛冠神武門已上表詞祿矣當斯旨也窺神監者匪一人朝為君臣暮為仇敵朝為揖遜暮胥墓

奪雞款以力濟之奈天道之未定何於是自勾曲遍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於其間所居皆植松聞其声輒欣然為之樂性好著述凡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罔不洞究自以為為神丹可成壽可致梁武資之以黃金朱砂等物亦不斷而受之至八十五無疾而逝夫當大清之際以梁武為故人取宰相如拾芥此众人所不能得而公可得者可得而公恬不為之意茫然與世相忘焉公之賢為何如豔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不偶於時者之所為也公可謂偶於時矣而猶不出者庸詎知天下無可事之主哉故其詩曰夷甫在散誕平叔坐論坐豈悟朝陽毀遂作單于宮殿後天下玄理存興武事自弛侯景篡位實在昭陽然則公固



有遠慮先炷之智矣亦豈可謂公為長逝忘返而無  
憂世之心者哉予故仰其高風想其遐躅原其心之  
隱微者為之讚曰

蓬華既高芝蘭斯晦象鵠成群鸞鶴斯退君子  
知微默領心會醇酒雖付詎宜忘醉哲哉陶公  
棄所不通類批富貴勾曲之從月高秋蕭一枕  
松風安知其它我保其躬彼不知者謂公少疵  
山中宰相夫豈介而我知公心澹然無為不與  
物絕龍變是宜上陵下替大道日榛寧於其時  
俯仰亟伸烟霞泉石今古乾坤高風邈哉不見  
其人

陳圖南讚

先生以舉業不足累其志遂隱於武當以自樂是以

世稱其為神仙者流而未心先生先生之自抱者未  
嘗一日忘夫天下也讀書自晉漢以後每閱一朝車  
舍輒輦蹙者數日太祖太宗居潛時與韓王遊長安  
市適先生乘白羅遇之撫掌大笑巾簪幾脫以左手  
握太祖右手挽太宗入酒舍劇談盡歡韓王偶越席  
先生斥之曰紫微垣一小星耳何敢若此夫二帝之  
於茲時亦常人也而先生識之於寰宇中顧肝膈以  
相接且撫掌而大笑其所笑者詎非賀天下之得人  
耶今之人不惟不能識人之貴賤也設使識之則滿  
地生於胷中輕重形於顏面矣况見帝王乎其必有  
攀附納結之私矣其能以手相握視帝王如常人者  
乎及太祖即位詢以元默修養之道先生則以君臣  
合德進之詢以堯舜今可致否先生則以清靜為治



進之其不仕而終隱者知天下已得人也使天下之  
無人又安知先生不為有為而極民於塗炭哉意此  
先生之微意而众人之所未識也世傳先生得睡法  
此特先生之細耳雖然要而論之先生睡賢之器而  
有豪傑之心者也澹然無欲不可得而賓馭者也乃  
為之讚曰

重小天地識超古今聖賢之器豪傑之心睡非  
真睡吟非真吟與造物遊彈無絃琴出非為已  
隱非忘世白雲青山莫知其真不可得賓不可  
得馭萬古高風邈焉誰繼

白象讚

天地清寧禮樂昭著維占城之海邦越萬里而歸治  
迺獻白象表茲嶺瑞羗形躰之環竒見忠誠之臻至

智解蔽牙性能後鼻載拜

玉璫似知人意魏之如山類軒國之祥麟濯

如雪擬周庭之白雉豈徒顯萬國之同心抑有  
以見庶物之感粹此造化之有情鍾英華於正

象太平有象昔人之格言四海無虞當

聖人之盛世於戲茲足以著億萬年雍熙之基明

聖主賢臣之仁義矣夫豈炎漢李唐之敢冀哉十九卷

御筆用硃批出云此篇言簡而切實

辯附三物安厄辨九三十九篇

諸子辯

管子二十四卷劉向所定九九十六篇今亡十篇唐  
司空房玄齡注或曰賀知章注晦翁謂仲任齊政又  
有三歸之弱矣暇著書斯言信矣仲假仁義以濟其



私被豈不知其蔽耶必不肯著書自滿其短也要亦後人所任壞後世君臣心術者也

晏子十二卷晏嬰所作謂之晏子春秋晏子治國以儉故柳宗元以為墨氏之徒有齊人者為之非嬰所

自著也然晏子不知孔子是不智也不智則燭理不明其書多背於理者非嬰所作而誰歟

老子李聃也為閔尹子著道德八十一章後人強分為上下篇非聃本意也蓋得於心而不失者德也日用常行者之謂道豈可分為二也大抵其言以清靜

無為之主  
文子十二卷老子弟子所任徐廣曰姓文名鉞李暹

曰姓辛濮上人也或曰計然也是也或曰唐徐靈符所

作子以或者之言為是夫計然貨殖之權也又安肯

托老衣清靜之術耶然則必非計然之言也  
閔尹子一卷閔令尹喜所作喜蓋隱者觀老子為其

著書為人必非常人矣今其言多巧刻何也其後人

假托無疑  
尤倉子五卷九篇相傳以為庚桑楚撰宋公疑其

言以為唐人所作以近代以文章取士句是之也  
鄧析子二卷其言曰天於民無厚君於民無厚父於

子無厚兄於弟無厚是不知天倫之懿者也宋公謂

其宜於誅戮信矣  
鶡冠子楚人撰不知其各常居深山以鶡羽為冠者

也其言曰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夫五行一陰陽也陰

陽一天地也豈可分四時屬天五行屬地也耶盈兩

間一陰陽耳宋公以為全言何也



子車子十卷程本撰或者謂其即孔子與其傾蓋之  
程子非也既得與程人傾蓋而語則間道矣何其言  
之雜耶大抵得佛老之糠粃者也

列子八卷凡二十篇鄭人列禦寇撰其言簡勁微妙  
不費不繁蓋亦超然而獨立泊然而自怡者然其類  
釋氏輪迴之說未若在周之曠然者也夫一生一死  
理之自然豈有此生之氣已消而能再生者乎宋公  
深許之蓋亦貴道之未全欤

曾子孔子弟子魯人也漢志云十八篇有脩身天圓  
免過勉人等篇辭甚敷衍意甚宏濶然曾子篤實人  
也間暇人之道最為親切其於精一之學略而不談  
其又何也豈後人擬之而征者歟取大學讀之其病  
自見矣宋公以為真曾子所作非也

言子三卷其詞誕不經宋公以為後人所作是矣  
子思子七卷亦後人所作不然試取中庸詳之其病  
自見

慎子一卷慎到所撰到趙人見史記列傳中其言曰  
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君以為  
國非立國以為君也是何言哉宋公許之非也

莊子十卷戰國時人漆園吏莊周所撰拾五十三篇  
其聲本於老子汪洋凌動高視物表富貴也華秀也  
窮達也生死也天地也毀譽也曾不備夫一西上下  
之間六合之內何物可以籠絡之也惜乎有聖人之  
妙無聖人之學而流於狂也

墨子三卷戰國時人宋大夫墨翟所撰有親身法儀  
等篇大抵強本節用之術也君子之道貴乎中



有被區之然以徐為執安知中庸之道哉孟子聞之  
蓋恐其害道也

鬼谷子三卷一名玄微子或曰王詡隱潁川陽之鬼  
谷故以為號其書有押闔鈞籍揚李之術蘇張師之  
以傾危一世亦奸邪害道之最者歟

孫子一卷吳孫武作魏武帝註世傳十三篇是也其  
言皆戰爭之變要之不出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以  
虛實相形而取勝者也自孫子之學與天下遂不聞  
堯舜之道矣盡用兵之禍首歟流毒萬世非淺也  
吳子二卷衛人吳起撰其書有圖國料敵治兵論將  
應變勵士等篇雖其用兵有理備果戒約五慎之說  
要亦殘忍毒人者也或謂其為曾子門人未必然豈  
有曾子之大賢而門人如是之不仁者哉宋公以為

勝曾子蓋五十步笑百步者耳

尉繚子五卷魏人也不知其姓名其言曰兵者凶器  
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  
於上無地於下無王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  
如虎如風如雨如霆如雷震々冥々天下皆驚又曰  
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殺人之父兄利人  
之貨物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又曰兵者所以誅  
暴亂禁不義也其為言抑何其仁耶吾於尉繚子深  
有取焉

尹文子二卷周尹文撰其書言大道似老子言刑名  
類申韓蓋雜而不章者也

商子五卷秦公孫鞅作封於商故以名書好刑名之  
學以愚黔庶先王之罪人也



公孫龍子三卷有疏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九  
六篇龍趙人平原君客也傷明王之不與疾名器之  
華實以假指物以混是非蓋不過報無根之談以直  
亂耳

荀子十卷趙人荀卿所作名況避宣帝諱改作卿為  
蘭陵令其書言性惡每譏訕子思孟子蓋好高之士  
而未嘗道也

韓非子二十卷皆刑名法術之學而歸于黃老與李  
斯同事荀卿其書有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  
十五篇計十餘萬言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任以法  
視仁義蔑如也非蓋慘酷之人薄德少恩之士也  
燕丹子二卷丹燕王喜太子也宋公以為秦漢間人  
理或然也不然丹以兒女之計挑強秦之怒以喪其

身以滅其國又安知著書以自飾哉

孔叢子七卷即孔鮒所撰秦并天下召為魯國文通  
君拜太傅及焚書令行乃歸藏書于屋壁其為書蓋  
弱無氣不類西京文字蓋亦偽為者也

淮南鴻烈解二十二卷漢劉安撰安招致賓客著為  
是書有原道淑真天文地形冥覽精神等篇又有中  
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蓋雜而不馴者也

揚子法言十卷漢楊雄所撰凡十三篇韓稱其文簡  
而奧蓋亦工於澁僻者也法言擬論語太玄擬易何  
其不自量哉

抱朴子晉葛洪所撰內篇二十卷言神仙黃白變化  
之事外篇十卷駁而難通洪謂神仙決可學之無  
難合丹砂黃金為藥而服之即令人壽與天地相畢



豈非攻於異端者歟

劉子五卷五十五篇或曰梁颢撰所著文心雕龍文  
體與此相類其言本黃老諸家之說雜而引之其言  
曰萬人穹弧以向一鵠之能無中乎萬物眩耀以感  
一生之能無傷乎蓋亦涉萬世久而有所感深故要  
亦得蒙莊之粗者也

文中子中說十卷隋王通仲淹所撰文中者乃其門  
人私謚也文中子有醒人之志無聖人之學然使其  
有所遇而其經濟之木亦不可誣也

天隱子八篇不知何人所作司馬承禎為之序豈承  
禎即天隱子欤大抵皆言長生久之法

玄真子十二卷即唐人張志和也志和金華人十六  
撰明經肅宗命待詔翰林後以親喪不仕其書多怪

金華子三卷劉崇遠撰唐人也其書錄唐大中後事

齊丘子六卷一名化書言道術德仁食檢六化甚悉  
或曰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所作齊丘竊而自  
為也大抵其言本列子窮數達變因形移易之意耳  
豈知聖人之道哉

聲隅子二卷蜀人黃晞撰晞宋仁宗時人其言曰張  
良得聖人之安蕭何得聖人之變劉向得聖人之力  
是何言欤張良肖何劉向非知醒人者也其於安也  
變也何有哉

周子通書四十一章本號易通春陵子周惇頤所者也  
其言淵遠弘深曲暢旁喻上達天理下達人情直造  
義文之域自孟子以來世遠言埋道學斯昧周子一  
出遂使六經之理坦然明白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



道燦然復明於世其為功豈淺之哉善乎胡五峰曰  
一曰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為百世之利澤如水  
行地

子程子十卷程伊川先生所撰其門人楊時變語錄  
而文之者也有論道論學論政論事天地聖賢君臣  
心性人物等篇蓋自堯禹舜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後  
有功於孟子者斯人而已明萬古之心啓萬世之學  
非先生則晦翁無所述非晦翁則道統無以續不徒  
有功於萬世之下蓋亦有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孟子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微先生其誰  
歟

求樂二年余寓於雞峰之官舍每至夜深必  
念古人之行義而愧己之無用於世也曰取

學士潛溪集觀之受其諸子辯三十九篇遂錄  
于此且人生世間不皆一各出已見以著其長  
然大淳而小疵者有之漏駁而不正者有之殘  
酷而深刻者有之正大而光明者有之孔子曰  
吾嘗聞疑余蓋聞其所當聞缺其所當缺者欤  
十月初五夜天游道者則下燬

三物安危辯

余過彭德宿於旅次見人家以鬻衆蝎而并之敬之  
如神畏之如鬼余問之曰蝎乃虫之微者也物之毒  
者也尔何事之嚴欤荅曰吾邦之人非敬蝎也敬其  
毒也敬則禳其毒而致其和也殺一蝎則千百蝎至  
謂之送殯又謂之復仇故畏彼而不敢殺之也殺之  
者不祥故彭德之蝎得以自恣焉及至廣昌宿於山



中人家更相戒曰大王至矣爺來矣各小心而奉之可也及旦被相勞曰昨者大王至食吾牛矣吾徒幸無恙此相慰曰昨者爺至食吾豕矣吾徒幸無恙父母妻孥皆自以為得福余問之曰所謂大王爺者何人欤荅曰山中之甬也吾畏之至者所以畏其威也畏其威者避其暴也故廣昌之虎得以為恣焉及來雲中自講讀之暇則適野而流觀見黃鼠數十輩往來於土坡沙積之上人見之則手而立循而俟若移札於人者閑而雅朴而馴無損物之心者也余然後知詩人所謂有体者矣一日秋高氣清草木黃落又流觀於野則見人之饒乎土坡沙積之旁者皆解肩並足手執鋤鑿掘地而搜之得一鼠則剝其皮而剗其腸剔其骨而傑其肉其性雖多酷無不

備余問之雲中之人曰尔何酷之甚欤彼何得罪之深欤荅曰鼠淳而肥潔而美吾鄉之人資之以為生可以克人之口腹可以沃人之腸胃故尺寸之地無不捕而搜之也凡鼠之生雲中者怵之懼之憂惕之牽暇不克容其身焉天游道者仰天而嘆曰彰德之蠓廣昌之甬天下之至惡也今反畏之育之知彼黃鼠善物也而反得禍如此何天道之不均耶何天道之不均也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又何其相戾之若是也雖然三物皆造化之所生者也禍福之不同者所處之地異也一以樂一以悲一以安一以危嗚呼異哉然則予由三物然後知君子處身擇里之道

辯星象之應



李邵好天文之術和帝遣使者觀風俗有二使向益  
州夏夕邵與之露坐問二人曰君發京師知二使何  
時發二人驚而問諸曰何以知之邵指星曰有二使  
星來向益部是以知之余嘗聞黃帝之時命大撓探  
五行之精占斗綱所建角容成造曆命史區占星氣  
夫所謂星氣得非邵之所謂耶然但謂之星氣而已  
未見其以禍福吉凶若後世識緯術數以悚人者堯  
舜時考中星定寒暑教授人時而已而亦未嘗親  
執之以禍福吉凶者也豈後世好奇之士推測而或  
驗欤抑亦以數而知之欤不然何其世愈降而術愈  
徵哉雖然天道與人事相關貌言視聽必而能恭從  
明聽聽霄則休徵自我而致矣若曰某事應某星得  
非致遠而恐泥乎邵雖奇道學君子之所耻言也

### 策頭

三代聖人所行之道一也所治一也何以有忠質文  
之異欤豈夏之時獨有忠而不貴夫質與文也殷之  
時獨有質而不貴夫忠與文耶豈周之時獨有文而  
不貴夫與忠質也何三代所尚之不同也至孔子答  
顏淵為邦之問而又牽四代之禮樂孟子答滕文公  
為國之問乃牽三代并田學校告之又何聖賢所取  
不同若是也夫明經將以致用也諸君子豈無致用  
之才者乎請陳之以俟有司之采

孟子曰仁者無敵又曰王不待大夫諸葛孔明之純  
一劉先主之仁厚又何不得天下而亡欤先孺曰修  
德以仁則天命在我是豈孔明後主修德行仁之未  
至欤諸君子博學多聞必有的然於育中者請數其



說

論語以學之一字為二十篇之首大學亦然獨中庸以性道教為說孟子以仁義為言聖賢相授心法一也何記事者之不同欤或別有說欤抑不知所謂學者何學欤諸君子講明日久必有明於此者請聳其

畧

蘇氏謂漢高祖漢光武及唐太宗皆以不嗜殺人致天下夫高祖起於亭長光武中興之主也太宗托於晉陽太祖起於陳橋而為君也四君者得天下實不同矣何蘇氏例而言欤亦不知四君者其心同欤異欤諸君子格物之功必有明於得失治亂之源者請陳以對

古之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

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以此觀之則先稱為繼天立極之君當矣何孔子刪書而獨以堯舜治教抑堯舜與伏羲有不同欤何孔子求之而有異耶諸君子傳學自以請商雍焉

先儒以金木水火配仁義禮智木火仁禮也金水義智也此乃一定之禮而曉然之易見者也至於樂記則又以理屬陰以義屬陽是何欤請明其說

中庸言自溼養慎獨之功而致夫天地位萬物育之效夫堯舜聖人也固能參天壹贊化育而致位育矣何二聖之子皆不能化乎若以理論之天下無不可化之民况二子得聖又以為文化之亦易矣何乃終不能化而使天下讓於舜禹哉諸生必有明於理者願聳其喙



漢高祖受三老一言而得天下此固然矣然高祖與  
雒之資證達之輩使其不聞三老之言亦可以得天  
下乎且鴻門之劣高祖已在項羽之手矣使羽聽范  
增之計亦可以得天下乎夫范增固人傑也其勸羽  
殺高祖之計是也非也至於項羽不從怒而至於殺  
項以死乃血氣之勇欺義禮之勇欺諸君子必有詳  
於古今之成敗者請悉以對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  
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更於學者而猶曰精曰一曰  
執者何教懇與諸君商確焉  
夫坤有柔順之德所謂承天而時行者也至於爻之  
上六則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天坤乃陰也龍乃陽  
也與陽相爭又非承天之道矣諸公必有能言是者

願無所隱

周建子商建丑夏建寅此三代聖人之所迭建故有  
人統地統天統之說焉至於穎川問為邦孔子獨取  
於夏時何也夫苟以夏時為是則以商周為非欤豈  
商周之聖人而有非之事耶又曰夏尚忠商質周尚  
文夫豈夏時獨有忠而無質與文豈商時獨有質周  
時獨有文而無忠乎且文質不可視勝何商獨言質  
周獨言文乎諸君無隱焉可也

堯舜之世下視商周遠矣其為言宜其古且澁也而  
二典三謨反平易商周之世上視堯舜遠矣其為言  
宜乎平且易也而殷盤周誥反古澁何遠者反平易  
近者反古澁乎諸君子於書必讀之孰矣請詳其說  
高祖鳴門之劣可謂危矣然無項莊亦能免其禍乎



項羽烏江之渡可謂窮矣然使其江渡或者其再興乎且高祖所以惠天下者何計最善項羽所以失天下者何計為不善諸君子史學孰矣請無隱其說二符堅寵信慕容垂可謂至矣然王猛諫堅謂不知早除之他日借以風雲不可復制矣司馬公論垂無罪見疑窮困歸秦處以殺之是塞來者之門也然後大復燕而益盛堅遂殄滅而不存謂其不殺垂以致其耶則王猛為是司馬公之論非矣請查其大略

講章

講帝堯用鯀治水

夫天下之至公者無有過於遠也天下之至明者亦無過於遠也故稱其為欽明文思而又稱其能知人能官人夫欽明文思則於天下之理無所不燭能知人能官人則於天下之善惡無所不見今既知鯀為方命圮族矣而又聽四岳所舉而用之何邪若曰方命圮族未見其必然也則非聖人之智矣若曰四岳之言不可違則非聖人愛民之心矣噫殊不知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即聖人之心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改之人聖人待衆人不敢以輕絕之鯀雖不善人安知其不能改邪四岳之舉雖未允又安敢自以為是耶若有絕人之心則非聖人矣若有自是之心則亦非人矣欽之一字蓋堯雖知鯀之不善猶異其改之也其勉之者為何如哉其望之者為何如哉嗚呼知天地之心者則知聖人之心知聖人之心者則知天地之心也



萬世讀洪範九五皇極之章知天下無不可化之民  
知人君無不可為之事也夫人君立極以示民則民  
觀感以歸善所謂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  
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人君有斯理民亦有斯理不  
能出乎理之外也雖人品有高下之殊而人君念之  
受之錫之則一何也庶叔並育聖人之心也夫氣獨  
者人所易忽而聖人則仁之仁之則彼惠夫所矣高  
明者人之所同畏而聖人則規之規之則彼不敢為  
惡矣此尤見聖人大公至正之心也至於用人雖當  
又必故盡其心之所安斯無陷於辜者矣若夫會其  
有極端其有極之語則有以見天理流行於日用之  
間得化聚合於本心之內皇極之体用無不周洽於  
上下之間也曰于帝其訓所以見皇極之理出於天

日是訓行所以見皇極之理同於民嗚呼天之所以  
生斯人也孰無天命之性哉君行之盡其道則可以  
造於極行之失其道則未免入於凡民之化  
與不化係乎人君之一身皇極之建與不建係乎人  
君之一心自堯舜至於商周無不化之民者建此極  
也嗚呼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人君苟能体而行之則  
天下為三代之天下矣

講乾卦六爻之象

初九潛龍弗用

潛初之象也龍九之象也九乃陽之數謂之曰龍  
變化不測之物也初九爻之始謂之曰潛乃在下  
未顯之意也夫龍而在下是未能得其時也未能得  
其時則何以盡其才乎故曰弗用弗用者非其時也



非其時而守之者君子之為也嗚呼聖人同畫以明象因象以推數因象數而推吉凶易之道其大矣哉

九三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離下而決三見龍在田之象也初九地中者也九二地上者也故曰見故曰田夫龍之在田將得時以用其利之時也詎可無所為哉必曰利見大人可也利見大人則二五友際按此資賴可以有為矣蓋見龍在田為九二之象則見大人為見龍之象嗚呼觀象以求其占觀占以施於吏易之道備矣

九三君子終日乾之夕惕若厲無咎

九三重剛不中之地也君子處此寧無憂乎終日乾之者而其心即天之心也夫心有所聞則非對越上天矣是故夕惕若見其心之敬慎也厲無咎者見其

重剛險危之地而無咎也然則厲無咎豈非為夕三之効而夕惕者豈非全其乾之心與或曰乾乃睽人也聖人其在敬乎憇人危地而不敬者常人也知其危而敬之者聖人也易為君子謀詎不信哉

九四或躍在淵無咎

九乃陽也四乃陰也陽乃在上之物也躍有陽之象焉陰乃在下之物也淵有陰之象焉九四在上之下豈無淵乎九四在下之上豈非躍乎然則所謂或者未定之辭也聖人居此亦當士時中之道而已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陽也而居四乾之上有飛龍在天之象焉陽乃在上之物又有剛大中正之才而君子位是天下之所仰望者也有利見大人之象焉然則以占法而觀



之則下可以求於上而上亦可求為下也

上九亢龍有悔

上九陽之極也過十而傾過高而三理固然也况陽乃剛健之物豈三大過哉又居於君之上故曰亢而不知下故曰悔然則悔者豈非光之使然故不然九曰過極陰氣將生吾見其悔之心然矣

用九見群龍無首吉

程子曰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有戒其用剛之義朱子曰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有用九變陰之義一以戒人之心也一以九變言占者之法也龍而無首乃陽變陰也見群龍無首戒剛不可過也然則朱子所謂剛而能柔則又未天下兼捏子而言之者

天游雜藁卷之三畢

天游雜藁卷之四

翰林侍

讀學士錫山王達達善述

門生南平知縣門人胡濱駁粹

門生慶亭

程厚編集

記

記李泌不注論語事

李泌加集賢學士奏曰論語程人之言弟子記之而篇序之名多不近理且甚錯雜何晏集解又多舛誤臣少敬編次注釋而未暇今加學士相務稍簡欲成素志旨朕幼好語論以其篇名淺近注釋有疎有意與碩儒為之鄉先有此請即為置一講殿與卿日夕討論泌曰未可上曰向前帝王好用臣下著述為御製朕意不如此自幼讀書頗有義性今欲同商量撰



心意長則注稱御製鄉義長則稱臣曰今後代知君  
臣同心精於古訓乃一時盛度非欲占鄉義也必曰  
陛下睿聖天縱生知當合堯舜宣化祖述堯舜者也  
臣識見短淺方欲解七十子之言豈憂占臣義乎所  
言未可者見梁武帝侯景及軍至猶講老子不輟故  
庾賦云縉紳以下戈為兒戲宰衡以清談為南略高  
貴卿公為鐘繇等較量精義何救於敗今吐蕃劫盟  
去京師無五百里陛下乃與臣講論恐邊將懈怠且  
為後世笑君臣同注乃不急之務願待理平然後圖  
之上曰卿九吏精深如此可謂真宰相矣  
論曰余自幼慕李長源之為人以其寡言愨遠名勢  
趣行之高也及讀其傳史臣謀度近忠輕去近高自  
全近智深竊疑焉今觀其不肯與君同注論語不足  
以治天下乎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在此經顧乃比  
之老莊之言不亦誤哉今而後吾知長源雖能披榛  
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是多裨益至於致君堯舜則繫  
乎其未聞也

唐張中丞觀靈記

縣郭之西有山曰錫山自大江而來蜿蜒起伏其  
態百變距茲山而止焉邦人以謂山之靈氣依儲故  
構睢陽張公之廟於其麓廟之前有泉深僅百尺清  
冽可愛宋建炎初靈至柔者隱於山之南有道術託  
公之靈符其磚甃而為井凡邦人講疫者必禱於公  
之允則輻輳汲泉以飲之無不瘥泉之名自公始公  
之仁亦資泉以行

洪武己巳春知縣楊侯集邦之耆老構亭泉上願曰



震泉徵廷記之達邦人也邦人敬公猶父母達其可  
無言乎公鄧州南陽人字慈氣高邁多雄略讀書過  
眼即識不忘唐至德間天下士大夫不為鮮矣逆胡  
構亂為國家挫節而死者獨公二三輩而已嘗雍立  
令令孤潮附賊王會不通大將六人論公存已勸公  
降賊公陽許之翌日設天子盛像於堂上率軍士明  
大誼以斬之一日潮謂公曰足下軍令固善奈天道  
何公荅曰尔未識人倫安知天道達嘗論公匪惟忠  
貫白日義動今古至於李問明察秦漢以來蓋不多  
見人知公以數千卒橫制賊鋒視死如歸為難殊不  
知公之心造於理而安於義命無難也人知無睢陽  
則無江淮殊不知所以保江淮者全唐室也所以全  
唐室者為後世利也何則俾公一少屈其氣則江淮

由是而潰唐室由是而亡賊必塗炭南域腥穢風俗  
禍及後世或者論公之庶宜於睢陽而不宜於南域  
是豈知公之勲哉公之精英足以厲風教激頽俗豈  
管南域宜庶雖天下庶之可也出之賣國降賊全妻  
保子富貴者觀公之像吾知其毛髮尽立心掉而不  
禁矣豈小補耶雖然人之精神何所弗至責躬而以  
致兩搏膺可以殞霜悲泣可以頽城浩歎可以決石  
泉不能活人也假公之神耳神不能私泥也由人之  
誠所致耳此誠也發於吾心而感公於千祀之上假  
泉而活者必然之理矧盧至柔之神亦將與公流通  
於千祀之下乎無錫濱於江淮庶於公宜也匪替也  
泉以靈名亦宜也匪恠也嗚呼古所謂禦災捍患則  
祀之者其在茲乎揚侯誠信而知誼者故余為之記



若夫公之始終大節已著唐史茲不贅

芸窓讀書圖記

南安黎則行氏以詩經克歲貢生陞太學氣充而禮恭德脩而志立命其居曰芸窓讀書且求繪畫者形之於圖丐余記之余因則行而自歎曰天之生人好惡不同而識見亦異獨學而無友孤陋而寡聞誠不可不為之慮也人之為人以七尺之軀接無窮之吏苟不讀書以弘其識則何由而參立於霄壤間耶然書者載道器也張茂先好書積三十乘金樓子好書致八萬卷書其貴多乎哉古者作於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開物成務書以記政事著道統之傳詩以道性情俾人知感創春秋示法戒嚴謹華夷之辨禮以正行樂以和心綱目體春秋以著述代之變義

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揔而計之不過數卷簡易精切莫踰於茲君子誠欲求道舍此而他求可乎彼三十乘八萬卷非不盛也徒使人多聞靡飾浮辯以鼓愚俗耳以稽古幹書雖勝乎積金而又貴乎積書之得其書也雖然吾聞芸以辟蠹故藏書室稱芸其稱又芸閣無非敬書之至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有務則卷束而後起則行以芸辟蠹抑亦祿之心歟則行方將顯用於世予故備讀書之方以為勉明之於身體之於身吾則見行含英咀實大闡其力於聖賢之域矣則行勉之慎勿為人指為書肆也是為記

書林萬卷樓銘

少司成張公之嗣子曰收以其先所積之書目其樓曰書林萬卷



朝端諸大老咸貽之以篇什鏗然而金玉焉煥然而  
鸞鳳舉可謂盛矣然非收之德業足以洪宣其家聲  
曷克致是哉昔唐之田弘正性忠孝好功名創樓貯  
書至於萬卷逮子布平蔡有勳授御史中丞為河陽  
郎度使天下宗之今司成公由小宗伯來副成均翕  
然聲光播於四海收又克裕父之以為前烈雖未膺  
顯擢而率達乎公御忠孝功名殆見乎田氏而上之  
矣僕於司成門下士於收為弟昆可無言乎迺為之  
銘曰

皇駕遠大猷寔煥煌之昭學匪言曷宣謨訓既陳  
人文則彰含英咀實惠我無疆由經達傳以及百氏  
遐獵旁搜幸探其義實裝綺籍錦複牙籤肅以臨之  
有病斯發快雖曰萬要在九經傳既而約我心曰明

辭哉崇川匡篤忠貞家學之傳四海稱榮父為人  
師天下名儒子紹其芳式演膏腴之言書兮哉  
燕登之謀世之覃及昔有田氏萬卷是載忠孝以符  
題顯於唐今觀張氏曰箕曰篋胚胎先業蹟邁前脩  
清風素範有隆弗替我銘其樓敬昭來裔

挹清軒記

挹清軒者臨江鄭文志宴居之所也謂之挹清者揖  
者下取之也有平挹江瀨者是也清者澄也弗撓之  
也古人有臨清賦詩者是也夫平挹江瀨臨清賦詩  
婚姻已畢宅心於外者之所為也文志以詩禮故家  
教子孫明体適用以求乎顯融者也烏用取彼以各  
其軒哉然吾聞臨江俗尚禮教畏清誼士大夫生其  
中多脩辭立忱建名于世若劉紳度清要孔平仲之



公貞卓二章於當時而鳴於後世使其孝之瑩德之  
不清志之不確烏能益於前而利於後如此哉世之  
善論事者皆曰君子者治之源也君子養其源而清  
其流之濁者源之濁流之澄者源之清是以君子  
脩其本則不為紛好之所撓矧臨江為名勝之地章  
山峙其左淦水流其右玉筍閣皂相為賓主蔚葱  
有之四時之秀文志之軒正當群秀中開窓展几則  
白雲青松遠近互映澄灣古澗彼此交清至於風帆  
沙鳥烟雲出歿一覽古今形勝於文席之間謂之挹  
清信乎其挹清矣雖然文志今為海甯縣令寫海各  
邑也風物之饒不劣於臨江縣令牧民也明休適用  
不泰於家學向之挹清得不為今日之挹清乎文志  
清不間於隱顯則上踵孔平仲刘紳度之高風故鄉

江山之秀益增其光矣又豈獨宅心於外一山皆之自  
適哉文志求余言故述其顛末而為之記

尚尚志齋記

龍源趙志學氏願其齋曰尚志建翰林求余記之志  
孝太孝生也事上以誠接下以禮篤志士也余時昔  
為國子助教閱諸生甚眾其資質下者首茶無立不  
能去其市井之為其踰此者又不過撝章裂句竟為  
科第之習爭妍奪雋區區於声利兒女之孝哉一智  
一或在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念慮之際七尺之  
軀不可不尚夫志也以身之察之受物之汶之者眾  
矣志其可不立乎良農不為水旱輟耕良賈不為折  
關不市士君子不為貧窮而怠乎道其可錄於外而  
怠其志乎吾聞志孝龍源右族其非父東山先生受



字於虞文靖公有春秋屬辭行于世今志字以其家  
字陞大亭生行將有顯融於朝廷矣其所尚之志豈  
常人之志哉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請以  
大人之吏為志學勉

陸氏蒼葢池館記

天壤間萬卉中之至貴者莫若竹弗剛弗柔厥性貞  
固此山林肥遁之士所以託其勁節而符其歲寒不  
渝之志也吾友陸君景中以醫道僑居於都門之西  
偏車輪馬跡襍沓乎門外黃埃紫陌交締於東西沙  
洲溪渚之無有也而景中於軒檻之外闢地一方植  
蒼葢數畝一泓而渚水盈尺暇則與其兄德中講  
亭於其間市声書声僅隔一簾非山林肥遁之士要  
亦尚夫歲寒不渝其志者也景中好琴與註蒼葢

字

生成樂道之德中以克不奪其志意從其仍好故一  
家之內百祥駢集而聲譽洋溢靖江殿下知其賢書  
名葢池館四字以華之若陸之昆弟不惟志趣之高  
又可謂式擴其規模矣客有過翰林詢予者曰吾聞  
蕭、葢、籟、叟、攢植此竹也籛筴誕鄭內實外澤皆  
竹之美者也景中不是之愛而愛蒼葢、竹之至  
小者歟志得無卑乎余告客曰子不韋易之說乎囊  
為雷為長子為蒼葢長子東方也蒼葢青色也一陽  
生於二陰之下猶蒼葢之根蟠固其生意也今陸氏  
以三世濟人猶造化發育而全其好生之心也夫好  
生之心既全又奚必十萬丈夫甲刃撥、爭意氣之  
嚴毅哉又奚必弘開二徑照連光景以遺世而絕俗  
哉客笑而別曰次第其語以為記



城西草堂記

俞君朝宗馳書京師告子曰吾先祖存欒廬在九隴之東梁溪之上自元季天下亂兵燹荐臻悉已銷毀吾以鉛槧守鄉里母且老不能無憂迺者幸欒廬粗復納九峯於几席之上而白雲青松照吾目而盪吾胃矣梁溪之水演漾一碧渚鷗沙鷺晨夕相為主賓雖之三牲八珍之甘而紫菱紅橘綠柿金橙或可營致視彼噉、晨鳥其子及哺者庶可無愧吾與子為角交而人同志可無一文以昭吾二十年用意之勤乎余得朝宗書而歎曰人生兩間所尚者利與名而已然勞其形而集其思揭、乎而奔走於吉勢之塗是忍睚而口囁嚅包慚忍辱竊么之榮以夸其鄉人以華於愚夫愚婦者易可勝紀余與朝宗生同里

學同道一時之友服紋綉衣高門酣富貴奔走聲勢者非不盛也不廿年若煙漸星泯賈禱而植殃者亦衆矣豈非無德而福、其為崇猶無其基厚墉、必壞乎朝宗自幼志有古人之孝庶之少私寡慾絕白滂粹其待人也確其奉母也孝天和人杏物莫與堯宜乎克復先秦族稱孝子鄉稱善人也較彼揭、乎聲勢之塗豈不萬、相遠哉雖然九隴之林壑吾與朝宗舊游之屯也梁溪之鷗鷺吾與朝宗舊盟之所也持一破硯賣文江海僅三十年矣道不成而志業就何時湘澗蘋舉春酒登堂壽母然後聆朝宗之清言滌我胃中之塵穢乎夫西以示曉景也章以示儉素也人安知吾與朝宗果不得優游於晚景之月會於儉素之鄉哉朝宗常與婦九峯之翠蓄梁溪之鮮以



侯

方硯銘

人皆汝鈍汝挹其貞人皆汝礪汝持其平於戲其殆  
白守黑聖靜而不爭者乎

靜趣軒記

陸生遂自富水回為余論及舊友浦良能者賢白博  
洽多聞德日新而李日進較居梁谿時今百倍矣昔  
唐愚士先生愛其為人也書靜趣二大字用旌其居  
焉問嘗俾僕丐子紀之子驚而嘆曰意靜趣乃山林  
肥遯之士遺世絕俗者之所為也二能後於吏成馬  
擾攘之間非使類也而唐公以此贈之不亦有意也  
夫一陽起於復此靜之中動也一陰起於垢此動中  
之靜也是故古之為夫理者靜不遺動不遺動不遺

使於一陽以以鞅掌失措汨撓乎宵中也唐公以此  
贈之庸詎知下以其沉默而能制動耶彼農夫得形  
弓以驅鳥南越得衮衣以負芻是皆識見之未烟也  
苟有誠焉則燭理必明燭理明焉則天壤間目之所  
繫目之所聞萬變千化隨處隨遇洪纖高下飛潛動  
植何莫非吾家之物為吾心之趣哉世之好事者往  
誇許箕公之高夫箕公以一瓢累耳即遺諸溝中  
借使不得已列於命堂之上置諸顛危埃埒之內則  
將何以遺之且是非之相傾利害之相乘妍媸之相  
形強弱之相陵窮遠之相尋憂喜倚福之相逆襲者  
不以靜制之則眇然之身周旋左右莫焉酌酢於膠  
擾之中曷有終已也然則良能可謂不絕夫吏之  
理不遺夫累而得累之常游心於自得之鄉寓形於



自適之地不知城邑之為山林山林之為城邑擾攘之為寧極寧極之為擾攘矣良能之嚴君簡齋先生與余為忘年交者也良能又吾之所舊交而明理者也由陸生之言而記之禮也異日良能鑄吾言於所居之軒公退之暇從容讀之豈不有以頌唐公言外之深旨哉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於靜請接此為良能勉

種杏軒記

梁溪施正齋先生顏其宴居之軒曰種杏正齋以小兒科鳴於世尤務於濟人一時王公大人高名碩德之士咸推轂而交之正齋歿嗣子仲模尤勵其業復求大夫士善於文詞者庸膏其軒之不甚宏無博學之婆娑參差紅簇交映若吾先師張禮部陶功敦二

先生咸有手澤於其下仲模當春明氣和之際觀花之芳則思父之德觀枝之懋則念父之雖百歲之遠存亡之異其父之儀容莫不藹然於心日間故仲模匪惟醫道之隆人皆伏仰模孝行惟難及也夫杏固細物也昔董奉用之而名後世後之苟能心董之心假杏而濟人則亦董耳若正齋者抑亦以董心為心者歟君子謂仁者必有後吾於施氏證之矣然世之人孰不欲其孝之行而孝術之行為有命孰不欲其子孫之賢而子孫之賢不可必正齋惟知濟人之子綿人之嗣而不計其福之有無斯不可必之中自有可必之理故聲譽是著子孫是賢皆出於無心而致使有一毫自計之私則仁未必盡術未必精矣又安並耄於古人而致子孫之賢也哉嗟乎仲模克踵其



先若此昔吾親囑予從張陶二先生遊二先生各以  
經相授且期待余者甚至今日荒齋恒怯弗克底於  
有成觀其手澤得不愧發於顏耶然則吾不及仲模  
遠矣仲模恒侑余為文姑述于此若夫軒之幽邃花  
之明艷詠歌者亦既悉又奚俟余言乎

獻杖圖記

羅衮杖銘曰身之疲我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夫  
至微者我也古人以賢者配之豈非血氣之衰而所  
藉者在彼欤豈非國之治賢者不能以自彰國之危  
賢者可得而獨見欤然則杖之有益於人之衰賢者  
有益於人之國理之自然者古人以杖配賢以賢配  
杖夫豈溢美哉吾友顧允迪氏篤於孝者也恒懼其  
父德齋處士之衰凡見竹之可以憑藉者則采之采

之則必進之於處士處士亦藉之以為登山臨水之  
便或風恬日美之辰草木駢秀之際則侍處士之游  
焉以甘脆奉以時物婆娑中林弥日忘返處士則憇  
然偃倭隨適自安允迪則于々而趨雍々而侍給吏  
左右動輒得宜好事者繪之為圖而且咏嘆欣豔著  
而成詩々皆言其杖之堅予之孝吁亦盛矣風俗之  
厚詎不因允迪而益厚乎昔潘岳退居於洛之溪奉  
其太夫人御板輿升輕軒自以為樂之至極而一旦  
趨出利與季倫諂事賈謚以致於敗則所謂樂之至  
極者局在哉方之允迪誠不逮夫萬一也允迪安貧  
志道雖菽水奉親而有三牲之樂朱墨糊口而有萬  
鍾之榮蓋得之於天而遂其性者耶吾知允迪用之

於



國必能任重道遠可以託孤可以寄命也雖然杖非  
一種也有曰九郎有曰靈壽九郎者荒唐恠謫無補  
於世靈壽者事漢不忠承家不孝至於銖杵亦亦  
不過誇張虛言以逞其文辭之工其有如允迪然之  
於親以勵風俗乎異日觀風之使或取諸賢之詩而  
上之則

觀心堂記

雲山居士徐君以其燕息之所揭之曰觀心間後余  
記之雲山幼而穎悟雖在群兒中凝然無戲色將詣  
寺觀佛而敬甫長遇名流碩德罔不作禮若季子  
公海雲容公亦常見之恒欲祝髮居山其母司馬

止之司馬氏亦賢厚婦也不以家窶困其子故雲山  
得以參孝焉觀心二字亦其素有所得乃揭之而自  
警者耳然吾儒者也雲山乃欲以文字記之吾將奚  
言道不同不相與謀吾恐吾言未足以發其蘊也夫  
心者神明之舍具衆理應萬事孰無此心哉手之持  
足之履飢思食渴思飲無非此心為之主性則理而  
已理具其中而為萬事之本參天地贊化育是皆此  
心之妙用賢者守而弗失愚者縱而失之古聖人授  
以精一之方俾人約之以復其固有之善所以心能  
盡性不知檢其心未聞以心觀雖然釋氏之觀心吾  
嘗聞之矣彼謂一念萌露諸妄乃生是故嘗以智炬  
不昧心光若念不妄外境常虛譬如水月適遭各現  
本体本躰雖現各無所著故儒釋二家徃々相角其



說如水炭之不相入也然則雲山奚為而後彼耶豈不日馳驅萬行乃致虍勞而翫靜寡欲可以離苦海乎不然何眷之若彼之深也雖然釋氏有言慈心孝順供養父母乃至肉身當濟其厄雲山有母爨種之矣誠能奉甘旨怡顏色養其志而保其家紹其祭祀則釋之道又未必無補於雲山也又何必居乎山變乎服大言危論驚於梯空接虛也哉是為記

松雲軒記

松雲軒者沔水蒲子安藏脩之所也子安常與二三友王孟端氏遊孟端謂予曰子安性高潔脫統綺自勿從其叔父綦遊四方叔父知其賢也擇師以教之子安有母事之惟謹溫清外在於山水間登臨懷慨有高世志復精於醫恒曰我將家子也兵者非治世

事吾將文乎文者非盛德曷足以致用吾將隱乎隱者不可以無業吾將醫乎由是以松雲自號悠然忘其家之所富怡然樂其心之所願欲恒慕君君之文徵一言以為軒中之長物君毋靳焉夫君子之為言也非其人而與之過也是其人而不為言亦過也君母靳焉予謂天下之物非不夥也而隱者咸以松与雲為歸者何哉蓋松之為物不生埃壙囂諠之門而產於高山大壑之上凌雲霄冒霜雪歷千萬年而不腐雲則從飛龍掖丹鳳變化無所室士有濟世才為時所擯者或托之以發泄其心焉今子安之叔父領百萬卒提三尺劍為國家名臣富貴自有也勢力可使也聞雞走犬彈射馳騁可為也子安視諸茂如以山水自樂以儒素自居其為志詎可與竊者同日語



耶雖然松與雲適然過也謂雲有心耶迹無所滯謂雲無心耶聚散莫測會於松而松不知似無心之也於松而松莫能止似有心也有心無心造化之妙也非知道者曷足語此然則徂徠之松可為梁棟泰山之雲可為霖雨子安窮其所已知強其所已行異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以其醫而醫天下者吾所望也雖欲隱可得而隱哉孟端賢者也觀孟端則知子安矣姑為記

江陰包氏寶善堂後記

暨陽包叔敬氏扁其堂曰寶善善蓋假楚書寶善二字之義也既求笠澤張先生記於前又命予記其後殆將刊琬琰永垂鑒于將來意亦仁矣余謂之曰夫衆人之所謂寶者非叔敬之所謂寶也叔敬之所謂寶者

非衆人之所寶也彼衆人所寶者不曰玉帛則曰圭卮二者之寶有可得而有不可得者衆人不知有命我之是求之之不得則傍徨熱中雖天地之大有若不能容其身者豈徒有若不能容其身又將繼之以死醫之而不知悟者衆矣間有得之有不能守之以至滿荒津樂遺危子孫者亦衆矣噫不知所寶者誠福耶福耶叔敬所謂寶者吾知之矣詎不曰子不孝非包氏子詎不曰臣不忠非包氏裔也彼煌之之家範非包氏之訓者乎子孫循是則曰子孫彼秩之之詩書非包氏之業乎子孫享是則曰子孫凡包氏之所遺者善所寶者善也善之外非包氏之所寶也則六經之言善善者非一人繼善一字孔子言之於易惟善二字孟子子言之於滕世子然後天下之論善善者益



明善即理也善外無理之無善天下無不善之事亦無不善之理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以為聖者此善也皋夔伊傅曾子思程朱之所以為賢者此善也此善則人倫則中國去此善則夷狄則亂臣叔敬室此則睨彼玉帛也声色也不知此為何物矣異日子孫登是堂者尊是堂者觀覽於是堂者安知無煥然冰釋慨然感悟於今日者乎是為記

明道軒記

古之有道者無往而不樂貧亦樂富亦樂窮通亦樂生死亦樂九其目之所繫躬之所接情之所至無不合之於心而得之於樂然其所謂樂非世俗之所謂樂也蓋其識見之深志慮之潔胸中廓然無一物為之滯天之下地之上山川也草木也虫魚也琴瑟之

與鐘彝也文章之與翰墨也得一物皆足以寓意於其間樂也期之帶索原憲之桑柘北宮子衣短褐而有狐貉之溫夫豈以外物可以撓其中哉彼功名非不可也富貴非不可也顧身外物耳世之人心得其所得而後樂至於終身變索而終不可得主有殊感死有餘憾虛生於天地之間而無一日之樂誠可悶也誠可哀也所謂隨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吾知蔡伯容比讀書好理於古今各物事理之是非無不洞究然素有病廢之恒自戲曰天地之大也古人至至也民庶至駁也麟之戢翼之潛尚能思奮於風雲吾獨病廢如此噫使我者其誰邦語畢即引觴獨醉或放歌於流水古松之間或撫琴於風清月白之夜無心委運道然自得非所謂古之有道者歟非所



謂曰適其適而不遭人之適者欤吾常因伯容者論  
之以為人之自適則遺佚不怨厄窮不憫苟不知自  
適則雖重困累窮得志橫行樹燻天之勢者皆足以  
備其憂而賈其禍其有能如伯容終身而自得者乎  
若伯容者可謂不以形視形而以形之形視形矣以  
形視形者天下皆是形之不以形視形者吾獨於伯  
容見之故題其軒曰閑適且為之記云

慎獨齋記

慎獨齋者彭城劉思敬榜其齋居之名也思敬常求  
益澤張先生為記矣復使人過梁溪徵予後為齊之  
固而請益堅乃遺之言曰聖賢之孝不明故天下之  
心不一聖賢之道不行故天下之俗不正學以明為  
貴明則人心歸一道以行為貴行道風俗淳變而

孝者孝是道明者明是道也而人心風俗之所以一  
所以正者遵此道也堯舜之執中湯武之建中建極  
孔子之克己復禮曾子子思之慎獨孟軻氏之誠身  
周子之誠無為幾善惡程子之主一無適朱子之勿  
二以二勿參以三孝而至於朱子道益明而語益切  
人心於是乎有所歸風俗於是乎有所向矣且亘古  
今窮天地立斯民之命者孝也道也舍斯道而孝非  
孝也是以聖賢慮生民之命不立也必使人知行並  
進而事夫此心之靈焉一念之萌事勢未顯也他人  
未知也忽之可也斯之可也滋長之可也庸詎之顏  
跖之岐與廢之基非於斯耶庸詎知人雖不知事雖  
未顯而此心之天已知之耶君子所以善於孝者必  
慎之於此而一於善也奈何近世之為孝者不涉於



雕虫篆刻之為則流於支離嗜駁之論不失於荒幻  
浮夸之言則陷於儻薄刻深之行知更乎聖賢此心  
之孝者幾何人哉思敬以此名齋誠可尚已吾聞劉  
氏一家俱賢子孫秩々咸樂善而好孝蓋由思敬心  
術之正治家之有範欤雖然善念難於持久惡念易  
於縱違志者不患乎惡之不去惟患乎善之不力復  
之初九不遠復無祗悔無吉夫謂之遠念慮未嘗無  
非也謂之復則善矣至於元吉則又其為善之驗也  
所謂慎獨殆類茲耶乎既述聖賢相傳之法以遺思  
敬矣又進此以為久遠之規焉思敬以為何如

天游雜藁卷之四

天游雜藁卷之五

翰林侍

讀學士錫山王達達善

門生南平知縣門人胡濱駁梓

門生慶亭

程厚編集

序類

贈太學生胡志學之萊陽知縣序

君子之為學不貴乎聞見之汗漫詞章之藻繪計智  
之權譎也貴乎理明於心而處事適其義耳是故以  
方寸之心而度天下之叟義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  
矣春秋齊侯滅譚之子奔莒夫齊侯以不理之故滅  
人之國固不仁矣然社稷者命之天王受之先君者  
也譚子不能守社稷而輕於去國故聖人書奔以責  
之猶書爵者非其罪也非其罪則猶望其有有興復



之志焉非若徐子章羽送吳而有奔楚也徐書名絕  
之意君子其可不度大夫義而處之乎太學生胡志  
學氏以春秋學中第又試大理寺者一年大臣以下  
皆重之由是授登州府萊陽縣知縣行有日來別於  
予之以為萊陽在大海之濱山高民獷艱於理治志  
學之性豈能不怵於心哉雖然萊陽之社稷志學之  
社稷也萊陽之人民志學三人也既受之於  
朝廷矣立大志仗大義直道不回可也况志學明春  
秋褒貶之法得史外心傳之要關邪說正人心聖人  
經世之志洞然明白苟不以一己為重而以  
君命為尊不以利害撓志而以社稷存心則平日講  
明於習中者吾見子措之於事業矣譚之書亦徐之  
書名豈不繫之乎諫人之毛髮哉志學勉之吾見子

以心為權度矣

送人學生羅仲舉還吉安侍親詩序

退非得已也命之不偶然也進非為已也才足以濟  
世也然則君子一進也一退也其智不可而測也夫  
神者役於智也者神清則智明神清智明則古今之  
變進退之宜何一理之不燭哉太學生羅仲舉以鄉  
闈得雋陞太學齊輩咸權之其為孝也博其為文也  
偉其立行也固君子咸為其取圭組也易之耳仲舉  
忽自歎曰吾之進者志也將以有為也久滯於茲而  
不用者命也吾有母老矣歲月逝矣以未達之命遠  
至老之親君子其忍之乎於是奏於  
朝而歸侍焉若仲舉者非所謂智之不可測者歟夫  
當天下文明熙洽之日而懷叔水奉帷之情非智慮



之深者不足以臻此王逢原云移孝為忠則祿可慕  
上有慈親則祿可去若仲舉者又得逢原之心者坎  
殺見其可怒則不慮其可惡見其可利則不慮其可  
害高門懸簿無不奔走以求升斗之祿者聿仲季之  
風亦足訛額矣仲季將行縉紳先生皆有詩予獨論  
其進退之有道者為之序

琴趣軒詩序

昔文中子鼓琴於汾亭之上有釣者過之曰善哉有  
廊廟之志也夫廊廟不在琴也而在心焉聲之所發  
心之所著聲者所以達乎心者也給吏中李行恕氏  
由進士登庸退朝之暇必焚香瀹茗弄琴成曲而後  
已古音淳調泊然澹然遂頽其軒曰琴趣人皆疑之  
客有過太學詢於余者余曰心之精微口不能言

之微妙書不能又行恕之所得非他人之所知給事  
清華職也節宣

天子之命而弥逢其未逮者也行恕之心始有文中  
子廊廟之志而款濟天蒼蒼生欵客笑而去無何行恕  
條有江西叅政之除客有來告余曰先生之言有微  
矣可無一言以發其趣乎余由是規於行恕曰微垣  
之任匪輕也道竟斯民德通上帝俾無一物不得其  
所斯可耳行恕出逢千載之晨自結

九重之眷行恕之志遂矣其將阜吾民而解其愠乎  
聖天子方隆堯舜之治又非大業時比也文中子之  
所不得者為行恕得之行恕其可不怒之以力体  
聖天子之心哉客曰琴趣在是矣因次第其語庸并  
於琴主之首



著存堂詩序

著存堂詩若干首皆太學縉紳先生之所任也夫詩  
考於藻績不作可也詩關於名教不可不作也正得  
失動天地感鬼神詩也藻績云乎哉國子監縉紳原  
誠氏揭著存二字於堂以思其親此諸賢之詩所以  
作也夫太學者禮義之地宗誠既有遠遠之心其可  
不與之乎與之者所以慰原誠思慕之心勸天下之  
為人子者也然則著之詩其有關於名教也大矣且  
著也存也不自外來也由乎愛與慤也愛而不慤則  
思誠之道無以盡覺而不愛則感通之道無以行周  
於此則吾親雖忘而有不忘者在慤盡於此則吾親  
容聲歎息儼然其在目愛而必慤之而必愛著而必  
存之而必著恍惚以為神明交其可外於心乎雖然

汪氏家譜序

與其思親身於不可作之日不若俾親名敷於千萬  
年之下掌饌之名雖小所處之地則高原誠能躡  
朝廷養賢之意職日以盡德日以新異矚擢擢以展  
其才以布其忠豈不俾親名敷於無窮哉如此則所  
為著存者不為徒然而縉紳先生之詩不為徒作矣  
故僭而為序以為原誠勉

太學生汪回走翰林告我曰回辱後先生游且眷愛  
殊甚有家牒乃先人所自綴昭穆有章支庶有別所  
未有者序文耳幸先生一言以文之余聞回言有仁  
孝之道文其可得而拒之乎謹按汪姓古汪去氏之  
後或曰春秋魯成公支子其生而有文在手曰汪後  
世因以為氏漢有潁川侯某即其裔也越數世有名



文和者南渡江孫策表為會稽令因家于歙自南暨  
唐咸有葺人至回之祖其讀書好義為鄉里所推父  
其隱操弗顯回以窮經學古充太李弟子貞朝之大  
夫士皆謂汪氏有後夫子孫之盛不在乎闕閔之崇  
高圭組之華重田園室廬之宏廣在乎子孫之賢而  
詩禮之弗替也今回之父子汲之焉以家牒為事不  
賢能如是哉然吾又聞五代之末汪氏自歙徙居婺  
源皆以高貴為江左著姓今回歙州人或者即其支  
坎若然不惟詩禮之傳而闕閔田園又適足以皆其  
好孝之志矣嗚呼古道日替人心日漓風俗之不厚  
由乎仁孝之不與仁孝之不與由乎家牒之無緒家  
有緒則枝分派別千塗萬轍而同於一源人知同於  
一源則仁孝之心油然而生油然而生則風俗安得

不厚古者小宗在掌宗族之別以辨親疎之叙豈不  
以人倫為重而治天下之先務乎回為太李生堂之  
於持者在此異日刺一州尹一縣託此以導夫民吾  
知有補於風教也大矣故不辭而為序

送太學生吳賓歸汀州省親序

汀州後漢屬會稽晉分建安即置建安縣又立新羅  
縣汀州於是乎基焉唐改為臨汀都又為長汀長汀  
即鄞江也古跡其民生尚武豈其憑山負海風氣使  
然也雖然風俗之亦由乎朝廷教化之隆替教化有  
治則夷狄可中夏矣豈泥於風氣而不可交哉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開學校以育賢材朔南西東  
無彼此悉崇其化賢才輩出布之朝廷若臨汀張公  
以英明之器濟時之才為國子祭酒夫謂之民生尚



武不足信也吳賓大孝生也德立而志弘孝克而姿  
偉在大學三祀而朝端之士咸欲之凡歷試諸事纖  
悉備率而致其確菴之心君子謂其宜於大而不苟  
於小也今年夏多例懇歸省其友李會登微言於余曰  
氣運盛衰係乎賢才之進退賢才之進退係乎習尚  
之汙隆今鄞江為憑山負海之域祭酒公既顯于前  
而賓又將融之於後謂之民生尚武果足信之乎吾  
異日見賓登臨任陟清華為忠孝之兩全者矣姑書  
此以相勉

### 水竹居詩序

翰林侍講金君幼孜以水竹居詩若干首示余告余  
曰此吾之友錙可安氏所居也可安新益人讀書樂  
善又精於軒岐術世家益之橫塘之益之饒沃地

也地多竹故以水竹顏其居翰林諸賢贈之詩矣未  
有幾其水竹之趣者予其序之予謂人以寸心之微  
接天下無窮之欲會有限而欲無窮如之何而能滿  
其意而快其志哉俗不必江海也皆可去垢馬不必  
騏驥也皆可代步世之人不知造物者制人於冥之  
中而僕之焉求之於不量力之地志大勞心卒無  
所就又何異乎駟跛鱉上危山躑躅終日無分寸之  
利哉今可安讀書樂善不求人知泊然自足而無外  
求之願獨以水竹自娛可謂寡欲人矣且水為物淵  
淨不汚流行不息靜可以鑒妍媸動可以合智慮可  
以湘可以濯有智者似之竹則勁節不阿虛心待物  
歷霜雪冒寒暑蒼翠自若毅然弗撓高潔者似之今  
可安以二物顏其居詎非有志於仁德乎諸賢以詩



貽之又詎非與人為善乎不然水與竹無地無之何  
眾人共棄而君子獨取之乎吾知可安之歆易足而  
樂夫天命矣臨清流倚脩竹引領玉筍之飛雲門皂  
之嘉蔭歌諸賢之作於清風皓鶴之外六合之間何  
物可以易斯樂哉余與幼孜交頗深故不辭而為序

送克明倪進士會試詩叙

無錫古稱多士之地其西則龍山蜿蜒綿亘數十里  
而青鬪可掬其南則太湖浩渺控吳聯浙千萬頃一  
碧而不斷是以士生其中往々好文而尚義若漢之  
高彪唐之李紳輩咸以科幸鳴於時而垂於後倪克  
明氏余之畏交也去年秋獲進士第六夫士莫不榮  
之以為無錫代不乏人而重觀斯文之盛今年春將  
為試于

朝大夫士咸送於郭外及詠歌以壯其行詩成猥稱  
余宜并簡首且嘗有師資之好因舍序之余謂舉業  
細更而有大有大者繫焉古者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  
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于司徒退而頌之于其鄉  
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則大  
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師  
其吏與其衆寡以禮賓之暇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  
獻賢能之書于王々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夫天府至  
嚴之地也天子至尊之人也再拜之而又曰登焉則  
科率之事能不重而至要乎夫所以至重而至要者  
將以擇夫人也擇夫人所以安夫民也安夫民所以  
安夫天下也噫為科率士者其可不自謹哉克明德  
厚而心誠藝精而才博既獲選於秋闈矣復取魁於



斯行也何慮然克明積日夜之勞而至于此異日陟  
清華陪禁密匡

國齊民戎展其大者要亦在於斯行也非非丈夫事  
業又有出於科舉之外者乎夫若是則無錫之山益  
高水益清文風益盛不俾高魁李紳輩專美於漢唐  
也况

聖人在上四海一家又非特高魁李紳之時而已哉  
克明勉之吾日望之矣

送曹君以忠赴漳州府學訓導叙

世言為政難殊不知為政非難為而為師尤  
難也夫師者所以正身而律物者也苟學術有方德  
業有道不以古拘不以今變自勵乎治道之升陷人  
之所以成所以敗者而皆本之於心術之所然後人

無不從道無不行矣設使律諸身者未周明天理者  
未悉運諸辭者未達而欲人之是從難矣昔晦菴先  
生作漳州教授聽記謂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詎不  
信欤吾友曹君以孝行受知於漳州太守華君不遠  
千里聘為司訓鄉先生士友咸為賦詩而屬余為叙  
予與曹君有州角之好而曹君之孝行恒倍於予曹  
君自少即有志於聖賢之孝懇致二厚自樹立其  
孝術之精卓然有過人者豈待余言而後增重哉雖  
然當今明良相逢治教日責曹君不以師道為易而  
以為難不以斯行為輕而以為重則異日蟬聯於  
朝廷之上處心顏曾發言必經史其皆曹君之門人  
矣况臨漳為極南之閩會其民務本其土饒沃其人  
多好孝而尚義有晦菴先生之遺化在焉曹君講授



之暇幅巾道遙睇梁岳之偉拔俯漳水之渺漫鳶飛魚躍之機默會於不言之際孰非晦菴先生所得之妙哉其所造就殆將百倍於今日矣又不特恒倍於余也詩成竊以斯語庸并於簡首

徐先生構佳城亭序

庚午四月朔祥齋先生率諸生遊於佳城之上酒三行姜顧二生愉然而起曰先生之佳城右九隴左五湖厥土燥剛厥勢面陽厥本茂蒼佳城隱然於群山之中左顧右瞻無不成趣曷不亭之以為遊息之所何席地而坐也先生曰顧吾囊中所有不過為蠶織計豈能為乎此哉二生曰師以傳道也古人有廬墓者矣有終身蔬食之者矣吾輩雖不逮古人之賢蓋亦拉諸往來者而亭之乎於是過泮宮請予為序夫慮之於前者又能成諸後謀之於始者必能究其終二生之謀慮若此可謂知事師之禮矣異日亭成挹山色於几席之上納波充於咲咏之間揮孤桐而耳松籟吾亦與茲樂也二生勉手哉必有好叟贊襄於子矣

送醫士潘徐二公序

今年夏友人雷起潛之子曰豫疾求鄉里之精於醫者得一人焉曰潘克仁氏克仁治未二日而它適又求鄉里之精於醫者得一人焉曰徐士恒氏士恒造起潛所未二日而克仁又至二人者會不相嫌忌而啓藥且相與講明其得疾之由與夫去疾之法用何藥而可用何藥而不可二人者忘其所負挾而一以極人為念故雷氏子弥數日而愈矣起潛曰是可無



所授乎於是走泮宮徵余文以為贈嗚呼天下之人  
非不衆且多也其間專事而妬賢者亦不為少矣小  
人專事妬賢者曰宜持古人之書而懷小人之忌者  
亦豈少哉自淳化之氣散往以智力相雄長甲曰  
可乙曰不可甲曰善乙曰不善味其良心泊於私意  
忘其已之短而忘人之長安有相資成美謙遜長厚  
若潘徐二公者古之人有言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  
仁者不危人以要名吾於二公見之異日風俗之厚  
又安知不自二公始乎克仁專確有守且通於儒之  
錄此以遺之俾往來者得以警於心焉洪武庚午  
六月望日耐軒居士叙

錦峰詩集序

東吳鄭玄齡氏題其坊為詩曰錦峯集錦峯玄齡之

家山也玄齡隱平山之中於風月烟霞泉石之趣飽  
於目而形諸詠歌者匪一日矣以其焦速余叙之可  
得辭乎夫古今所以有詩者感於中而形於言也豈  
索夫天淫刻飾以為工哉三伯篇後無詩可也而有  
漢魏自漢魏之後無詩可也而有李杜詩至於李杜  
許亦盛矣李杜後無詩亦也而有諸家者出是伊誰  
源之長古今之未艾耶吁世有古今理無古今理無  
古今則感於中而形於言者又奚有古今之異耶玄  
齡之詩悠遠清逸不拘於用意而氣格高古較彼天  
淫刻飾之言也何有其詩非漢魏非李杜也要之和  
而不怨淡而不華韋應物王摩詰孟浩然劉長卿之  
曼之乎而善鳴者也雖然吾聞錦峰巖嶽巒鬱紆  
起伏効其獻秀厥態百變其或鍾於玄齡歟其或鍾



於玄齡欽故事

贈醫士周景才序

無錫華叔澂者疾越數醫弗効求於周景才氏景才  
診而嘆曰吸之乎其殆哉小而成大治之緩也即用  
劑極之極之不踰月而愈叔澂求吾言射誓之吾聞元  
末時東南有士曰朱彥修氏讀書好古不樂仕進又  
謂仕雖非時仁則不可以不施於是勇脫出羈習而  
為醫有召即往二則必及其力一日有老媪拜於塗  
泣而告曰妾有子瀆於死窘苦無聊賴公能恤之乎  
彥修驩然往診其子而錫之以劑又封裹數服囑之  
曰旬日後啓之及愈啓其封乃楮幣也媪往咨焉彥  
修曰子之疾積憂所致也今雖愈女知不以窘苦而  
復往也吾所以為此計者憇慰尔子心俾尔衰年有

所憑耳母子立數行下拜成而去凡彥修之術歎  
于古者類如此今華氏為無名之技家叔澂又英偉  
而好施醫之者藥未發而心射之矣心射則用藥緩  
用藥緩則疾曰臻疾日臻則命日始宜乎衆醫之弗  
効而獨收功於景方也景才篤孝而師古持心也仁  
制劑也精其待士也理吾知其業日隆慶流苗裔者  
必其心之仁也名顯當世者必其德之厚也譬若濟  
流藝稼濟之功至則本源益深藝之之力篤則秋  
成益富右所謂醫或射利則天奪其術詎欺我哉詎  
欺我哉吾故以彥修之為之者為景才告俾景才以  
彥修之軌是是遵是道而擴其施仁之術俾流刻之  
俗聞彥修之用心者有所感激焉故事

紀行錄後序



今年夏群博士孫公暨為照教諭輩

皇太子喪行敬奠禮自常之西関至

京師五伯里所經必有詩歌成俾予序之欽惟

皇太子以仁声播天下凡天下若少若幼交齋鰥寡

與夫顛而圖國之徒無不齊

至德而後至

澤况諸公之原起自進士則監曹親蒙簡拔久沐恩

光而成材者哉赴之理也真之理也非外吏也報之

遂也雖然古人哭不歌而諸公詩何耶嗚歌有發於

悅憐之情者歌有於發抑鬱之情者亦有發於忠義

之情者若田橫死從者歌薤露以叙哀况

皇太子仁德入人之骨髓浹人之肌膚雖能百具身

贖之而不可得者乎此諸公所以發於抑鬱忠義而

不容已也夫懷抑鬱忠義而吐露於語言之間又豈

轉為一時報本之情哉可警於世之惰之而忘本者

矣是為序  
洪武壬申七月望日錫庠訓導王達敬

送呂廣文秩滿序

昔文翁治蜀起孝成都市招下縣子弟以為孝官弟

子武帝時天下郡國皆立孝校建官唐開元間勅州

縣置孝釋師令其教授自後有天下者咸遵之漢唐

雖未克全復三代之盛士子亦極之然可觀矣我

朝混一復前儀執師非行誼純潔孝問充實者莫膺

是擢故當世之士往登大任而克致治者得師也

孝齋呂先生以選為無錫讓王之城也先生蒞任以

末一以理讓導其徒與人言皆忠厚可聽孝官地隘



捐已資以擴之祭器未備請有司以足之性澹泊與  
物無競恒曰人生天壤間其至要者莫若心之要  
莫若善念慮純篤斯可以明理措之於事業苟舍此  
而從華吾未見其有適足以資其暴厲而驕人耳是  
故無錫之士被服先生之化者罔不濟之成德焉今  
年秋秩滿將之京凡無錫之士莫不侈其行而悵其  
去余竊以為君子之行道苟可施諸天下孰不欣願  
豈可私於吾邦邪先生雖賢誠不可以私留也承平  
日又四方無虞三代禮樂燦然日盛人以先生教  
於人者教人奚文翁之足尚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  
有典刑二者之美先生兼之先生行矣予之賀於先  
生者至矣其於離別之情愛恋之意群公已著於篇  
什予獨叙先生之所以化人者以弁其篇端云

時漢武己巳七月二十日友先王達序

顧允迪詩集序

予觀唐人之詩自李杜外合鄙志者有四人焉牧之  
之疎放應物之閑澹摩詰之和粹浩然之清淑人能  
合四君子之長而享之斯謂善享詩矣然則世有其  
人乎予得顧君允迪焉允迪之詩曰醉能負句酬佳  
節貧不知愁仗少年非牧之乎佳木蔭清流幽懷乎  
山含太古青鳥似屏中度非浩然乎若允迪者可謂  
心吾心而志吾志矣嗟夫象犀珠璧人所共寶風之  
間咲傲於天地之內發之為金玉之句不謂之有志  
不可也異日合四賢而成一家播諸四方膾炙人口  
孰謂吾言為妄哉故題曰鳴志集

丘園小隱詩序



予友王紱者善繪事工於詩其牝角時予竊畏焉一日以小軸出諸袖中告我曰紱有友賢者也嘗讀書寡利欲事親以孝聞接友以敬聞處事以義聞恒以丘園小隱自號紱既為之圖矣大夫士為之詩矣君盍為之文乎予乃詢之曰氏何氏曰汪字何字曰思魯家何地曰松陵差乎予因師魯而有感焉且人生天地間不為之不貴也不可自棄且暴也使吾之德不足致君澤民使吾之名不足求垂於竹帛達人所不取也是故古人磊々落落々以功名自期者豈徒然哉今思魯年壯矣不克務此而獨處於丘園何也豈松楸在望戚々而不忍去耶豈吾斯未信之謂耶亦豈舍車而徒義物從耶君子曰待時也然則既謂之隱而謂之小又何也隱亦有小大之殊耶君子曰尚

謙也夫迨於丘園矣謙將何所施耶君子曰遜志也詩曰考盤在澗頌人之寬又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思魯之謂矣雖然紱亦長矣克友其人不謂之智不可也不謂之賢不可也賢且智又得友其人其進曷可量耶予不識思魯而聞諸紱者如此又安得親觀其人察其果賢乎否也予不自揣姑文其端大夫士詩歌于后鏘然有音燦然有章蓋亦感於事也易所謂貴於丘園者非妄也信也故序

梅月窩序

余近自吳門歸買一古琴且弊名萬壑秋詢於人衆罔克整一日懸之館下獲友人顧靜翁者過余見之云城東製冠帶馬良者克整予詭耶携琴偕靜翁過良肆既至良乃振衣而逆進揖以恭々已引予緣隙



登砌行及一所聞然絕人語頤左右惟老梅數十株  
右蘇剝落若虬龍起蟄其間可羅客八九寂寥間遠  
恍惚曷益然未識其何所廼問良指為梅月窩以  
告予與良曰梅生荒寒厓谷間月為群陰之本是皆  
幽人處士林泉所羨子居塵市亦以為羨其有說乎  
良曰余試與子言之暮雪新霽高寒侵骨雲翳解散  
衆響寥絕月色在天梅馨在徑吾即賁鄰酒咲歌對  
酌月之被梅之覆身人影梅影橫疎瘦徘徊豈妙  
儼若賓主逮至茫乎洋乎縈浪乎無何有之鄉則不  
知有月與梅亦不知有身與影矣然梅與月人莫不  
皆知其可愛惟得趣者即幽人處士也奚必林泉乎  
哉予聞其言悚息失對始知良不凡類也噫人生碌  
々紛如媚毛風波駭而魚鱉擾於淵織羅密而羽禽

跡於藪歷見之矣而能澹然自若允馳逐於聲利者  
歟得矣今良業技而有外之趣共莫知良也子始  
與良交喜其溫恭又其梅月之窩將去廼與約  
曰子條與我整琴我當與子一鼓於梅月窩中矣良  
曰唯遂為之序良字仲良號逍遙人也  
洪武丙辰太原耐軒子造人

冬至慶賀詩序

適觀古之王者屈令節必有賜所以慰臣下而宣  
上恩也昔漢唐之盛有因臘日而賜者矣有因端午  
而賜者矣蓋王者德敷於上治成於下故覃其恩以  
慶嘉祥也洪武庚午長至前五日  
皇上思海宇寧謐人文實徵是用追漢唐故事錫府  
州縣錢俾百寮慶賀為樂無錫當吳會之要衝得錢



一百五十編是日邑大夫暨寮采咸集望

天祝

萬之壽德畢昇堂布席各整所歡靈醴振柯祥雲拱  
日有千林茲彰之非無如爵非伸之嘆維唐虞雍熙  
之治忠未踰於此也於是儒官獻時省取康節冬至  
詩兩聯折酌率在座之能文詞者咏歌為嗚呼盛矣  
詩成不可無序君子推達以并其頌建遇

盛明之世安敢退托而無言哉竊思天下無不振之  
恩古今無不可為之吏苟有志者事竟成也吾等今  
日露

國家寵眷苦此得不各悚其心各聞其力思振於上  
耶夫漢唐之賜止在朝而已未聞及天下之諸司  
也吾等豈可不究其所自邪然則今日之樂非徒樂

之也有以勸也非徒勸之也蓋有以憂之也嗚呼預  
茲席者將有以警也夫甘亦自有以勉也夫

天將雜著卷之五  
畢



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